

# 反特电影剧本选

黑三角  
猎字九十九号  
东港谍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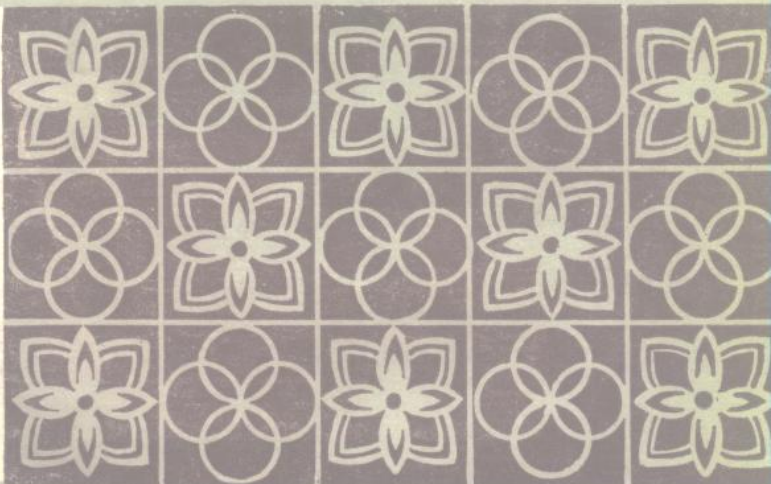
群

众

出

版

社



I235.7/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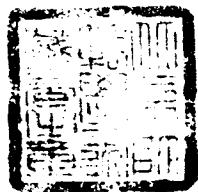
# 反特电影剧本选

黑 三 角  
猎 字 九 十 九 号  
东 港 谍 影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49798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749798

## 内 容 提 要

本书汇集的是已经摄制成片的《黑三角》、《猎字九十九号》、《东港谍影》三个电影文学剧本。这是粉碎“四人帮”以来上映的反特题材电影中较受欢迎的新作。作品从不同角度揭露了特务分子和暗藏的阶级敌人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罪恶活动。反映了广大公安干警，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深入调查研究，机智勇敢地和敌特进行斗争的故事。

### 反 特 电 影 剧 本 选

---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92千字 插页3

1979年7月第1版 1979年7月第1次印刷

---

印数：00001—50000册 定价：0.67元

## 目 录

1017 17 65

黑三角.....李英杰 (1)

猎字九十九号.....周振天 黎 阳 (83)

东港谍影.....孟森辉 周云发 陈镇江 (169)

# 黑三角

李英杰

## 人 物 表

洪局长	男	50岁	某公安局长
石 岩	男	38岁	侦察科长
卢德庆	男	32岁	侦察员
李 虎	男	27岁	侦察员
高 杰	女	25岁	侦察员
刘书记	女	49岁	四二六中学支部书记
于秋兰	女	25岁	四二六中学音乐教员
杨大娘	女	51岁	积极分子
顾得林	男	47岁	无线电修理部业务员
姜师傅	男	50多岁	修锁工人
吴主任	女	40多岁	区妇联办公室主任
于黄氏	女	52岁	卖冰棍的，潜伏特务
孙 福	男	39岁	司机，潜伏特务
董利为	男	47岁	采购员，派遣特务
邢 祥	男	36岁	潜伏特务
郎 三	男	48岁	特务分子
敌 特			
群 众			

南方×城市。

在一幢三层楼房的中西药店里，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枪战……人民警察和特务正在对射……

吊灯破灭，玻璃碎落……

一个特务被击毙……

药瓶、器皿、杂物被打翻……

一民警受伤……

一个特务被挤在楼梯的角落里，他的子弹已经打完，一民警逼了上来，特务惊恐万状，破窗而下……

潜伏的民兵注视着……

特务落地，一声惨叫、死去……

一个受重伤的特务被擒……

受伤那位民警当场审讯特务。在他的身后闪露出墙上挂着的日历牌：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日。

民警：“你们这个03号特务网完蛋了！交出‘110号机密’！”

特务：“……‘110’，你们……找不着了……”死了。

受伤那位民警：“转走了？”

民警严肃的面孔。

松滨市码头。

汽笛长鸣。

“北方号”客轮向码头停靠。

码头上。人群熙熙攘攘，各种车辆来来往往。

大宣传板上画着《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巨幅油画。

船上。旅客们准备下船。

扩音器中响着：“各位旅客，本班客轮二十四日十三时正点到达终点站——松滨市，请各位旅客准备下船……”

旅客们纷纷走下舷板。

一个人手提一只黑色上海牌手提包，拉锁上醒目地锁着一个红色小锁头。这只手提包在下船的人流中时隐时现……

当我们看到这人的全身时，已成背影，只看到他衣冠楚楚，戴着眼镜。他随着人流走出码头。

他上了路边的一辆出租轿车。

车子起动，驶向街心……

各种车辆的车轮在转动……

车轮将白天转成了黑夜……

松滨市。

街灯。

高楼大厦的投影。

交通岗上的红灯、绿灯；行进间的汽车尾灯、前灯。

一片光和影的奇妙夜景。

夜空。突然，夜空中出现了快速电波的“吱——吱”的响声。

我方报务室。

一位女民警收到密码。



敌方收报机。

一个男大鼻子收到密码。

公安局长办公室。

电文纸正拿在洪局长手上。

电文：“货已入库，速来领取。”

他用红铅笔在“货”字上画了个大问号，随即问道：“高杰同志，石岩同志现在在哪？”

高杰：“在北部边境线老道沟一带。”

洪局长：“请卢德庆同志马上来。”

高杰走出。

洪局长将“速来”二字，用蓝铅笔重重地圈了起来。

×国特务机关少将办公室。

秃头少将坐在大办公桌的后面，他放下电文纸问道：“是我的猫头鹰叫吗？少校。”

少校：“我想是的，少将先生。”

少将：“我的03号网？”

少校：“已经联络四天了，没有回答。少将先生，他们可能……”

少将：“嗯。03号网丢了，我的猫头鹰却叫了，妙！”

少将站起来，走到一面墙前，拉开韩幕，墙上出现了一张略图——突出的部位是中国的一个沿海港口，城市下面涂着一片明显的颜色。

少将：“中国人在深挖洞。洞，洞，中国的地下已经全是洞了。这里的洞……”他指着城市的下面继续说，“他们的代

号叫110。我们要搞清这些洞。”他拉上了帷幕，又走回办公桌，“这份情报太重要了，我已经花了不少本钱。”

少校：“派我们的中国狼去把110取回来。”

少将：“不！你错了，你不懂中国人。我在中国呆了十年，中国的反奸术，最可怕的是放长线钓大鱼，他们最善于钻进铁扇公主的肚皮。……这次，我要给他来个连环计，用中国人的话说，叫‘不见真佛不磕头’。”

公安局长办公室。

卢德庆：“局长，这个货，能不能是通报上说的110号机密？”

洪局长：“现在只能是个谜呀！110是我们的重要人防工程机密，敌人早就盯上它了。”他的红蓝铅笔敲着桌子咔咔响，然后，他命令：“卢德庆同志，你先去调查这个秘密电波。高杰同志，通知联防指挥部，严密注意边境动向，发现敌特入境，要跟踪侦察。通知石岩同志，到老道沟以北二号线路上去，那是敌人认为最秘密的线路。”他的红蓝铅笔从地图上的老道沟车站一直画向了边境线上的一条大江里。

边境线上。

电闪雷鸣，大雨如注。

浑浊的水流从光滑的石壁上向下流淌……

山梁上。在雨水浇打的树丛里和密叶间，闪着--双双警惕的眼睛，他们时而透过红外线眼镜，注视着山下的动静。他们是联防潜伏哨。

山下一条大江，在雨线中，只见它浑浑蒙蒙……

江水冲击着岸边的石块，浪头吞吐着沙滩、卵石……

随着浪头涌上来一个黑点。

潜伏哨注意到了。

黑点是人，他象水蛇似的向山上蠕动。

潜伏哨相互示意。

那人跌跌撞撞接近了潜伏哨。

一个响雷。

那人滑了一跤。

军犬要冲出去，被解放军战士按住了。

又一个闪电。

那人的衣服扣子挣脱一个，掉在泥里。

潜伏哨中的一位边防警察注视着。

那人走过了山梁，向山下走去。

那位边防警察看了一下手表：二十五日下半夜两点零五分。

一位民兵对着边防警察的耳朵问：“石岩同志，怎么不抓？”

石岩：“看看他往哪个洞里钻！”

民兵点头。

一只手电的光柱照在泥泞的地面上。

石岩伸手从泥水中拣起了那个扣子……

木板桥头。

第二天上午，烈日炎炎。

重峦叠嶂的大山。

两座大山夹着一条河，河水湍急地流着，河上有一条木板桥。

正对着木板桥口，有个西瓜摊，西瓜摊上围着几个吃西瓜的人。

一个干部打扮的人，背对镜头在啃西瓜，他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了，裤角上沾了一些泥，还有挂破的地方，当他啃完西瓜，转过身来扔西瓜皮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衣服上少了一个扣子。他朝四下瞄了一眼，向小镇走去。

桥面上走过来一个人，他就是潜伏哨中那位民兵。他走近西瓜摊，和卖西瓜的老头交换了一下眼色，朝那人走去的方向，跟踪而去。

老道沟火车站。

旅客们出出进进。

那人走进候车室。

迎面是一个大标语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喇叭里广播着歌曲。

售票室窗口外。

一些人在排队买票，那人也排在队列里。

售票室内。

那人从小窗口递进钱来：“松滨一张。”

售票员：“边境证。”

那人递上。

坐在售票员对面的是石岩，他拿起边境证看……

边境证内页：照片、姓名邢祥、年龄三十六岁……

售票员数完钱，将票、证件递了出去。  
邢祥接过票、证件，从窗口闪开……

列车飞驰。

车轮滚动，汽笛鸣叫，列车飞速前进。

松滨车站出站口。

大钟正指向二十一点。

旅客们从车站大门涌出。

站前，一片嘈杂、喧闹。

邢祥夹杂在人群中，穿越站前广场而去。

石岩走出车站。

公安局办公室。

座地钟：二十一点三十分。

桌上铺着作战图。图的顶端有几个大字：“110号机密”。

洪局长正在往图上画电波，灯光照着他那斑白的鬓发和宽大的前额。

敲门声。

石岩出现在门口。

洪局长热情地：“石岩同志，辛苦了。”

洪局长给石岩倒了一杯开水：“情况怎么样？说吧。”

石岩打开文件包，拿出两张照片：钮扣、边境证内页，递给了洪局长。

石岩：“这个人叫邢祥，入境以后，直奔我们松滨市，一路上没有任何接触。”

洪局长看着照片：“市委分析了全面情况，认为‘110号机密’很可能就在我们市。可能与取货有关系。”

公共汽车站。

当天夜里。

在挂着站牌的水泥柱子上歪斜地贴着几张纸条：珠算速成法、教英语、……

三、五个人排队等车。

邢祥排在最后面。

客车来了，邢祥上车时，顺手将一张纸条贴到水泥柱子上。

客车走了。

邢祥贴的那张纸条。

卢德庆走来看着，心里叨念着上面的字：“天皇皇，地皇皇，……”

公安局石岩办公室。

邢祥贴的那张纸条已变成照片。

石岩拿着它念：“……我家有个吵夜郎，行人念上一百遍，一觉睡到大天亮。”下面署名老二。左上角有一个三个连在一起的黑三角。

石岩抬起眼睛喃喃地：“老二？”又看那黑三角，然后在黑三角旁划了二道红杠。

卢德庆：“石科长，几天几夜了，你得休息一下了。”

石岩：“瞧，黑三角，这么有意思的东西，能睡得着觉吗，来，研究研究它！”

公共汽车站。

昨夜那祥贴纸条的那个汽车站。

一位女售票员在卖票：“买票上车，没票的买票，买票上车。”她是高杰，她在观察动向。

排在前面等车的人中，有一个人念道：“……一觉睡到大天亮。”人们听了都觉得好笑。

一个留短发的微微驼背的人笑嘻嘻地：“这个法要是灵，我也能当大夫啦。”

车来了，他和一些人上了车，车又开走了。

现在排在前面的是一个戴眼镜的人，他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上海牌手提包，拉链上锁着一个红色的小锁头。他数着手中的硬币。却抬眼看着那纸条：“唉呀，这都是什么时候了，还信这一套，真是够落后的了。”后边一个人一碰，他手中的硬币掉了两个，他弯腰去拾……

高杰注意着。

“老顾。”一个男人边叫着边奔他走来。

戴眼镜的人一怔，抬眼去望，便满面春风地：“噢，是马科长，难得碰上，上班？”

“上班。”马科长应着。

高杰注意着。

大客车来了，乘客纷纷上车，车又开走了。

公共汽车内

马科长和老顾坐在一起。

马科长：“这些日子没见你，出门啦？”

老顾：“啊，跑了趟南方，联系了一批零件。”

汽车喇叭不断鸣叫……

老顾发现硬币还在手，他一伸手：“买票，买票。”

热闹的旧街。这里多是旧式门市，方石砌成的路面，拥挤的人群。

收音机修理部。

几个男女工人埋头修理着各种收音机，发出各种声响。

老顾正在给一位顾客调修理好的半导体收音机。取货的人，我们从背后看到她是个高个、短发的女人。

老顾手里开着发票，嘴里叨念着：“四块八毛五。”

这时，走过来一位年轻的女同志：“老顾，下午开大批判会，您的批判稿……”

老顾：“我第一个发言，这儿。”他一歪头，工作服上衣口袋里装着发言稿。

年轻女同志伸手拿出来：“哎，老顾，你那老朋友来电话啦，住在 346 号。”说完走了。

老顾把半导体收音机递到女人手上。这女人又将它放到一个印有牡丹花的透明塑料手提包里，转身走了。我们没有看清她的脸。

理发店内。

电扇在转，电推子咻咻响，有刮脸的有理发的。

大镜子旁边挂着一个印有牡丹花的透明塑料手提兜。



一个男理发员正在给一位女同志剪短发，镜子里面照出她一双漂亮的大眼睛。她是于秋兰。

于秋兰剪完了发，站到镜子前面去照了照，然后，伸手摘下那个印有牡丹花的透明塑料手提包……

街道、江边广场周围。

中午时分，烈日当头。

在宽敞的柏油马路上，各式车辆象浪头一样，一层层涌来……

一辆出租小轿车在飞驰……

它来到江边广场，停在出租轿车服务站边，车牌号是1203。两位乘客下车。

1203轿车司机孙福，点上一支烟，从后照镜中望着自己的脸，他留长发，戴黑墨镜。

车窗外，游人如潮，一片欢乐景象。

广场圆柱下，有一个卖冰棍的老太太，她是于黄氏。她头上扣着一个白帽。四个小铁轱辘的小车上放着一个冰棍箱子。买冰棍的人很多，她正在忙着。

两个乘客上了1203号出租轿车。轿车飞驰而去。

老顾骑着自行车来到江边广场，一偏腿下了车去买冰棍。游人围着于黄氏买冰棍。

买冰棍的人四下散去。

于黄氏忽然发现手中的一个五分硬币，有一面是平板，上面还有一个×。她一怔神，刚好，两个买冰棍的人也看到了。她十分惋惜地：“啧啧，唉，这也不能花呀，真是，什么人都有，一根冰棍瞎了。”说着，一抬手，不高兴地 will 硬币